

華北日報

津 滬 通 用

HWA PEI YIH PAO
PEIPING

號二十七百一第

收二十元銅分三售零張大三日今

街大井府王平北址社

八八五一 會員委務報

四八二 局東部輯編話電

九九四 部業營

(燕)五二八七 線有 號掛報電

本報價目表

市本	埠外	國外
每月八角	每月一元	每月二元
半年四元五角	半年五元五角	半年十一元八角
全年八元五角	全年十元	全年二十三元

本報對於中國各級黨部及各界團體學校學生及各界文化機關團體之定閱報紙特優待辦法定報者請逕與本社發行部接洽

華北畫刊

每星期日隨本報附贈 不加價

北平中華懋業銀行啓事

本行前奉總管理處令於五月二十七日暫行停止支付一個月俟整理完竣後再行開辦業經呈請財政部核准在案茲因整理完竣業經呈准財政部核准自即日起恢復營業凡有存款及放款等項請逕向本行辦理此啓

北平財政兼土地局局長謝宗周啓事

北平中國大學男女新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北平國立北平大學招生

本報敬告 各民刑訴訟當事人

茲據北平地方法院及天津地方法院指定關於民刑訴訟案件之當事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內提出訴訟者請於本月二十二日前向本報法律顧問處接洽逾期不理者其法律上之權利將受影響此告

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二日

天津地方法院 佈告 法字第一〇號

院長 周祖琛

本報副刊部增出一

「新東北半月刊預告」

本報鑑於東三省在帝國主義暴力威脅之下形勢日非岌岌可危為喚起東三省民衆並促起全國同胞一致注意共圖救亡起見決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增出「新東北」副刊一種暫定每半月出一期由旅平東三省學界有志所組織之新東北學會負責編輯專研究東北問題務使成一較純粹而有力之刊物凡留意東北問題者倘能常賜鴻文或為討論或為紀事無分文言白話均極歡迎如須索取酬勞亦可酌量照辦至投稿通訊處請寄交北平北平大學院紀清漪君收轉不誤

本報副刊合訂本

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

第一卷第三期現將售盡購者從速

每册三角外埠函購連寄費共郵票三十五分

中央日報

日出三大張 每晨七時出報

社址首都珍珠橋 電話一八六九號

北平婦女會啓事

本會前主辦之「婦女生活」雜誌因經費困難業已停刊現為維持會務起見特將本會所有之「婦女生活」雜誌及各項文件變賣凡有欲購者請逕向本會秘書處接洽此啓

永成開

行食豆

豆醬 豆油 豆粉 豆餅 豆糖 豆精 豆乳

二每小每二每價二每初每

角桶桶角洋桶角三桶

五錢四五二角五分五分

分瓶半角分盒分分分分

南口場教街大外宣

號一九〇一庫南話電

▲到站歡迎者千餘人

陳調元報告山東近狀

廣西現狀考察

葉非英)

的方面。說起蘇聯，同時共產黨方面熟知內幕的實地幹的份子又極少。所以現在是當前的要問題。現在在廣西共產黨已深入桂。他們的交通組織已深入完備。井開與軍政界亦有來往。我們要嚴防青年民衆之受其愚弄。應注意下列之各件工作：

A 嚴防共產黨侵入軍政黨各機關。須採用連坐法。嚴防共產黨挑撥民衆與軍政黨間的惡感。

B 盡量之宣布共產黨之罪惡與內幕。

C 努力領導本黨忠實青年民衆。仍有隔膜與疑忌。

D 努力宣傳破中立傍徨的份子於本黨旗幟之下。F 容許過去共黨的新分子。喚起其黨活動的青年民衆。G 探求共黨活動份子的內幕與行徑井排除之。

H 應給予無聊青年於注意及訓練條件下以出路。

廣西問題之九

廣西問題不純是廣西一省的問題。而牽連到全國。而且是全國的關鍵。我們觀察最近中國政治尤其是革命史。廣西都佔着重要的地位。而結果是把整個革命腐化破壞了。中華革命黨及其後繼的中國國民黨。都受其系累。把這個原因歸於廣西。已經把這個原因歸於廣西封建制度的穩固。在前頭已說得很詳細了。總之廣西問題是中國中重要的的一個。也是很複雜的。由原人生活到最新帝國主義資本勢力都存在於分成兩個部分。西南是北諸省交通未便。文化經濟落後。是農業封建社會的代表。東南及中原一帶交通及文化經濟較為發達。且受外洋資本文化之影響。社會的模型是可以代表初期資本主義的。封建勢力雖然存在。然已向崩壞的途中。東三省開化未久。雖然資本事業較全

重要

腐化和革命是站在絕對相反的地位
眞革命是絕對不與腐化妥協

學。而江南各地，則小學遍地皆是。一省百餘處之多。教育實有國策根本一句話。調元取代之義。

如何因循？決不允教育費裁減之說。因爲青年光陰最可貴財。成爲廢人。以普逼全省將來中學生（四）建設設現在山東財政困難。

向敵及平途的加以整理現有緊要的人就是交通。交通譬如人要的血脈是一個人的地下津浦鐵路的一個我們想下延路在打辦不到上。就是現長須先修利。荷路始已籌備於路中建設開路起點已經關於中國公共房屋五三以後條濟南無公屋又破日以後整齊多。組織建築亦力負責修理。對於古物已派員保全。泰安古物已派員負保。

(五)軍事辦理保存不當的三人一事

雜軍。本要一律勦除的不過現在軍隊很少即無法辦理。唯現在部隊因在即墨城邊寶璋部及其餘零小股匪已告肅清。其餘零星土匪已去二十多起。現僅剩十三起云。

來件

吉良路殺教人員呈請(續)

澈查局長李瑞電

勾結外人

地方用不可。現在爲整理山東財政起見。所以組織經濟財政整理委員會其意義有三。(一)清理軍閥及張宗昌時代財政。(二)清理以前一切貪污吏。吞沒劫掠公款。(三)爲山東將來量入爲出的標準。調查取代省府十三個委員。負責的說一句話。將來對於山東的財政。國爲冠。而其政治之根底仍是封建的。

這個初期封建政治與末期封建政治的衝突很顯明的表現在中國十數年的歷史中。我們常見西南軍閥向東北中原方面進攻。如廣西之出湘。貴州之出川。鄂湘桂雲南出桂黔川。四川內部郭國鈞廣西黃紹周。所以內亂之外還有外爭(出湖北)。換言之。政治統一經濟落後之省份進攻政治紛亂經濟發達的省份進攻。西北活潑政治的歷史較長遠。人民活潑政治的弱。然則中原獨立。反抗。爭。至於東三省則兼封建資本之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構成中國連年紛亂的原因固然軍閥的割據與內閣是其基本的動力。而中國西部社會與東部的狀況之懸殊也將成此原因之因素之一。如果東西社會的情況不改變。則這個政治衝突的原素永不能消滅。

中國國民黨負有改造中國社會的使命。三民主義的責任。我們的方法當然不是使社會與東部同化。因爲

所以不得不電請中央。將虧爲之款補救六個月。中央正因爲缺款甚急。不肯照准。山東現在已經成立(三)教育。現在已經成立青島大學。委員及教職員。各係有名有經驗的人物。各中學。已預備開學。完全開學。調元去年北伐。經過兩省。各地小學極少。非到城市看不見小學。這些社會只是五十步距百步。而這些軍閥也只是大貉與小貉。因此我們要因當地社會狀況。定出我們工作的方案。無使同向三民主義而進步。無論是穩固的封建社會或破壞的封建社會。其需要三民主義是一樣的。因爲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理。根本的解決當然是使中國完全實現三民主義的境地。那就是人人的政治經濟的平等。而在这个條件未實現前則有待於政治的訓練。那就是中國的政治須在黨的指揮之下。黨是保障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條件。

如果中國政治完全在黨的統一之下。那麼政治的衝突當然也是沒有了。東南與中原諸省的政治已在黨的旗幟之下。但西北及其西南諸省黨的權威還未深入。爲消滅中國的亂源。實行中國的統一。當需西南諸省的黨化是急切需要的。而實現這個條件則須澄清現有的西南軍閥。從地理上講廣西是西南封建巢穴對中原的先鋒。實際上是以廣西爲柱石的。西南聯盟是秘密組織的紐帶。西南聯盟這次新桂系的顛覆是表明所以

(三) 路局此次裁員問題等情。事後始呈報東北交通委員會，其理由為整頓鐵路經費，不敷支絀，應即大加裁減。查吉長路局自秋元年增加運量，車務日趨冗繁，而服務人員亦時有裁減之勢。近來市上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局長已電飭各站，以歷任局長之經驗，仍可節省至卅餘萬經費。至於西南兩省，則因廣西封建制度的摧毀，即爲西南的工作之先聲。所以廣西的政治之良好與否，關係於整個中國之能否實現的混和統一也就是中國國政建設及革命進行能否順利成功的問題。西南問題實在是一個關鍵。我們希望廣西封建勢力根本滅絕。同時對西南西北、東北、中國對西南東北的基本政策，亦隨之完善消滅。我們希望廣西成爲完善的自治省份。同時本黨的勢力能逐漸普及於中國西部諸國。

總之廣西問題的解決，是全國政治上的最後工作。同時也是全國國政建設的先決條件。那裏問題既如此重要，那麼中央對此問題應十分考慮慎重而敏銳地處理，不能隨便因循敷衍。總之封建統治階級在嚴密的黨權轄下，人民衆之消滅與壓迫，惡化勢力之消滅與壓迫，是（未完）目前急切需要的。

[illegible]



中華民國
日七廿月六年八十

四期星

風鏡完
念一代郵

杜棠

吳伯蕭

第一百號

目錄

托爾斯泰的藝術學說 有熊譯

去年我作過一回短的講演，關於一派新的藝術學說，說是那任何種類的藝術，最高的形式，都應該要有一種效果，能夠激發起一種高尚的熱忱，或是一種誠懇的自犧牲的願望。我把這樣的藝術的理想的效果，同那初戀的熱情，一個心境高尚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情感的效果相比較，反覆陳述着說，一種高尚的藝術，真正的影響是絕對道德的，使你產生一種願望，願意自己犧牲自己。但是在那時候我還沒有讀過 Tolstoy 論這同一個題目的有名的論文。那篇論文給加添了許多我自己努力在別的講演裏發揮的真實；在現今的時代，沒有一本書會引起過這樣厲害的討論。所以我想今天把這論文談一談，這也是很重要的。既然這是大學生，你們必須十分明瞭現今的文學界是什麼情形，Tolstoy 這本書的出現（牠最初只是以一種雜誌論文的形式發表的）是文學上的一個最大的事件。法文譯本題目是叫 "Qu'est ce que l'art?" (什麼是藝術?)

在進行着講演以前，我必須勸告你們，無論對於什麼學說，都不要讓你們被那些關於這學說的批評的偏見所阻礙了。習文學的學生應該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讓你們把別人的意見作為自己的判斷。甚至就是關於我自己的意見，我亦得向你們講明，希望你們保守着這條規則。不要以為某一件東西是好或壞，就只因爲我說他是好或壞，但只是用一種不偏不倚的論證或思致去尋求出或者我對呢還是錯了。就 Tolstoy 的這事情而言，那許多批評是這樣地猛烈，在許多地方又是這樣地正當而有根據，使得我甚至就是我自己也躊躇了一會，究竟買不買這一本書呢。但是我立刻就懷疑，以爲

托爾斯泰的藝術學說

小泉八雲 有熊譯

華北日報副刊

一本談論藝術，而能使世界上半數的人都憤怒的書必定是一本很大的力量。這便是一個好的預兆，足以證明這個人是總有一些價值的。現在，既經讀了這本書，我覺得我的思想是全然不錯。這是一本很偉大的書，但是你得準備着，預防那些在這書中的驚人的錯誤，奇異的誤解，與那真正該受人苛刻罵罵的批評的地方。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在某一方向上是弱的，正如他們在另一方向上又技巧是強的。Ruskin 他真是不懂得希臘的藝術，他在許多地方都與 Tolstoy 相似，就是這一類的人，他專去談論他所不懂得的東西。日本的藝術不下於希臘的藝術。關於希臘的藝術他所下的判斷中，有一個就足以清楚地證明他的能力的有限。他說 Medusa 的 Venus 是一個很沒有趣味的小人。Tolstoy 說許多比那個還要更奇怪的事情；他不喜歡 Shakespeare，不喜歡 Dante，不喜歡許多在若千世紀以來名譽便確定了的人們。他同時否認了文學的全部，繪畫的全部，音樂的全部。如果把他所說的這些事情都從他的書中挑選出來，把牠們自己單獨印在一頁上，(有些批評家已經這樣辦了)，你在讀了那一頁之後，你就會以爲 Tolstoy 忽然發瘋了。但是你一定別管這些現狀。有些人是不能以他們的錯誤來判斷，但是是以他們的力量來判斷，而且不管牠們的一切錯誤，這書是一本好書，牠能使任何人用一種新的方法去思想。並且，牠是絕對地誠懇而不自私的——作者甚至於把他自己的著作都斥責——那些在他的青年時代所寫的奇書。使得他能夠在近代的小說家裏贏得一個很高，很高的位置的書。這些，他現在告訴我們，都不是藝術的作品。

可是關於所說的一切也應該有一個限制，Tolstoy 自己也並

不否認，在那被他所指責的藝術中，有大半在狹義說來也是藝術；他的意思是說這並不是好藝術，也不是最好的藝術，因此牠是不應該被讚許的，明白了這一點，我才得開始解釋他所信仰的道理。他所取的論據的第一項是約略如下：那所謂偉大的藝術的大部是除了那受過教育的人們而外都是不能懂得的。你一定得受過教育，而又刻苦地修練過，才懂得得一個希臘的寶石或彫像，明白什麼是在近代社會中所謂美觀的事物的美麗。試從民衆中喚來一個農民，把一張偉大的圖畫指示給他看，或者對他吟一篇偉大的詩歌，或者叫他聽一曲和諧而壯麗的樂曲；隨後你就問他，他對於這類的東西以爲怎樣。是一個誠懇的人，他就會告訴你他背去看了他的鄉村裡的教堂中的一幅圖畫，或者去聽那彈唱的乞丐們的歌曲，或者去聽一段跳舞的音樂，這都是無可疑義的事實；沒有人能夠否認牠。

但是在任何國家裏，民族的本性，人民的大半，都是沒有錢的，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都是不識字的人；牠們由於農人們與工人們而組成，並不是由於國太與國先生們而組成。有智識的階級常常是很少數的；民族的大半數都是工人們。依照着藝術的通用的辭彙與實用而言藝術是只有那有錢而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才能夠了解與享受的東西。因此藝術也就是至少同人類十分之九都是沒有關係的東西！

可是又有什麼證據能說藝術都是下劣的呢？難道他們真是劣等的東西，不能爲那最高的最美的情緒所感動嗎？這般藝術家們所常常談論到的最高的最美的情緒又是什麼呢？牠們可不就是忠實，戀愛，責任，服從，忍耐，勇敢——就是這各樣作或民族的力量與民

族的美德的東西嗎？難道農民就沒有忠誠，沒有戀愛，沒有勇敢，沒有忍耐，沒有愛國心嗎？或者，難道農民就不能爲了他們的君王與他的國家而甘心捨棄他的生命嗎？就不能爲了別人來犧牲他自己嗎？就不能在危險時代作那最偉大的英雄事業嗎？就不能在和平的時代爲了別人的原故而犧牲他自己嗎？就不能在一切的情形之下去服從嗎？那最偉大的人可不就是農民嗎？誰又配作最好的丈夫或父親呢？誰，在那使得宗教值得存在這點上，是那最虔誠的信仰者？說句真實話，並且承認，農民是比一般的貴族或紳士的人更道德，更是一個更好的人。我們要在什麼地方去尋求那人性的美德呢？我們要在什麼地方去尋求那各種美德的例證呢？這例證是沿着那富人的城可以發覺到，或者還是在那鄉村的人們中，在那般不識字的人們中呢？對於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回答，這便是在很久以前 Ruskin 便已作出的那個回答。窮人大體是一種最好的人民。如果你願意在那人性的美德的意識上尋求那最偉大，你必須在窮人羣中去尋求。感情生活中的各種高尚的東西在那裏都具備了呢。那少數人的惡毒的陰謀與優柔的勾當是並不重要的；民衆的大體都是善良的。

是呢，難道他們是善良的，民衆的大體都與藝術沒有關係。但是什麼是藝術呢？這便靠用了字義，音樂，顏色或形式來傳達感情的勢力；這是使人民從他們的官能上去感覺與美的方法。可是普通人就不能懂得藝術！那，難道我們就能夠想像他們就沒有對於真與美的意識嗎？我們可不是已經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具有最好的人類的感情嗎？如果民衆的大體是具有各種高尚的感情的，如果我們的所謂藝術是不能感動他們的理性與情感，那過錯是在什麼地方呢？這過錯一定不是在民衆身上；這一定是藝術的本身裏。

華北日報副刊

華北日報副刊

就是一個窮的農民。所以我們得承認一個農民對於文學情感的最高的形式並不全是陌生。但是我們的優美的文學，我們的受過教育的人們的文學，對於他簡直就沒有趣味。因此，過錯一定是在藝術上，並不是在農民身上。所以，讓我們想一想，我們的最高的文學藝術所打算要表現或教導的高貴的情感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

在這里我們又遇着了 Tolstoy 的可怕的批評。我們的偉大的藝術，牠們的題目都是談論罪惡，談論淫慾，談論欺騙，談論人性中的各種可怕的東西的戲劇。我們的小說大多數都是講社會生活的小說，寫出來的目的是在使讀者的性的感覺微微地激動。我們的詩歌是從幾百年來就是這樣，牠們中的大半數都是談論性愛，或者是某種愚蠢的感情。我只要很簡單地在這里敘述 Tolstoy 的見解：這會使你驚訝，如果你發現他是怎樣地在一堆偉大人都這樣地聚集在一起來責罵，誰說他是在這樣地責罵，但在我的看來，他是怎樣地正確啊！隨後，他便告訴我們，用了淫慾，犯罪，與奢侈的故事，你決不能夠告訴諸一大堆誠實的人們的感傷，你決不能夠打動他們的心。他們是太好了，不肯在這些東西上去尋求趣味。

我也不必再詳細地說了，Tolstoy 是怎樣地把近代的音樂同別有力量量的藝術，都提出來審問，因爲這上面的許多舉例已經足夠了。他的結論是這樣：「如果藝術是表現與傳達情感的正確的方法，那麼最高的藝術一定就是那表現與傳達最高貴的種類的感情的方法。高尚的感情的感情一定就是人類能夠分享的感情；真正的藝術應該是訴諸一切的人類的感情，不應該訴諸某一階級。近代的藝術之不是偉大的藝術的證據，甚至於牠還是藝術的證據，就在於普通人不能夠了解牠。」

(未完)

這便引到了另一個問題——那我們曾經稱爲偉大的藝術難道真是訴諸於人類最好的感情嗎？這不會是真的，Tolstoy 大膽地回答。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民衆早就該被牠所感動了。牠們並不被牠所感動；牠們並不了解牠；牠們並不喜歡牠。這就是種族的證據，證明明確並不是訴諸於高尚的感情的。那麼牠是訴諸於什麼呢？這篇論文在這一點上，Tolstoy 的批評是最驚人也是最可怕的；雖然因爲他偶爾的錯誤，使得力量陷於薄弱。他說，我們所稱爲藝術的東西，是伸訴與肉感與淫慾；但是農民是貞潔的。他並不重視那偉大女人的畫片，或者任何形式的裸體的彫像；對於那暗示着性的感覺的故事與詩歌，他也一樣並不重視。肉感主義真是懦弱；十分強健的人決不會是一個肉感主義者——他的生活是太健全太自然了；隨即便罷，他是太好的，一種動物，決不會是不貞潔的。大多數的動物都是貞節的。但是西方的藝術，希臘的藝術，意大利的藝術，法國的藝術，是從這許多世紀以來就是不純潔的，只是伸訴於那觀覽的人們的性的本能。自然也有例外，但是在用這樣的方法來思考藝術的意義的時候，我們一定得先想一想這個主要的旨意。關於那個，我恐怕 Tolstoy 是十分不錯的，我並不以爲任何人能夠反駁牠。

其次，就讓我們來談文學罷。農民並不能夠了解優美的文學；牠不能夠訴諸牠的感傷。牠有一種他自己的最樸樸的文學，怪麗的——講論人類道德的動人的歌曲與動人的故事，並且我們的最好批評家們也都承認，任何詩人都能從這些被人輕視的農民的文學中取得他的最好的最真實的靈感。你不能够說農民是不能夠覺得文學上的感情——反過來說，他倒還能夠給與這感情，並且教導我們以這感情呢！在英國，他能把這感情教給自從 Walter Scott 的時候以來，及在他以前的各個英國的詩人。蘇格蘭的最偉大的歌者

風 (續)

杜棠

一個新的幻象盤旋在雲子的心頭。
——那柔弱的日光輕映在她玫瑰色的粉面上……呵，怎不留一個吻痕！

知路是比以前美了？
雲子這樣迷惘地回憶着，他與雲子要發狂。

隨着這興奮起來的，是自怨自艾的後悔。他起初不滿意自己的拘謹，怯懦。他在奇怪當他同知路走在一處，坐在一處，無拘地談笑的時候，那夜間所幻想的一切美的幻象都似見了太陽的雪一般地不知幾時早已消失了。反而是知路倒大方地，親熱地談着，笑着，他，則止於陪着聽，或笑一笑，或映一下眼表示他的愉快。或是知路，丹珠有了話問他，那末這才是他說整句話的時候了，但也幾乎合學生在課室內回答教師的問題一般地簡括，沒有情趣，不自然。至於俏皮話，含有引誘或暗示的，或元氣的，甜蜜的，一些應當對親熱的女友嬌媚地談的一切話，言詞，他是更爲茫然地不但不敢說，而且也不會說。設使有兩方都不相識的人看見他們那樣的態度，那決不會感到雲子「愛侶」等之類的關係上去的，他只會以爲這是一家人，一個愛愛的姊姊和一個誠懇的弟弟。

其實呢，這倒並非是怎樣使雲子不高興或憤恨失望的。或者，更可以說：這還是雲子所正在矜矜着，滿足着的吧！但這只在這北海之游以前可以說，現在，却不對了。現在，雲子爲知路的新生的熱力鼓蕩得……他只在想「我不願再作她弟弟式的朋友了，我要獲得她的心！我要愛她！」

怕連他自己都在驚訝他這熱情的高亢的突進吧！但偏友誼的歷

禮拜一，是逛完景山後的第一天，芸子的朋友，上次和芸子在公園一同遇見矩珪姊妹的那個賈庸，來找芸子閑談，因了關於天氣的談話，賈庸忽然聯想起一件事來。

「喂！我說，上次你不是和密司約口約好昨天去逛景山嗎？倒底去了沒有？」

「你猜！」芸子的臉上立時泛起笑意。

「好大風天！刮得街上都快沒有人了！……真的，你們去了沒有？」

「……去了！……哈哈……」芸子忍不住地笑了起來。

「去了！」賈庸驚奇地瞪着芸子，「……行！真有面子呀！……嘿！」

「……哈哈！哈哈！誰那末發瘋，那樣大風天還逛景山！……哈哈！哈哈！芸子又是一陣狂笑。

賈庸完全爲他這反常的態度迷亂住了。他永沒有見過冷靜幽默的芸子這樣痛快地說說開口大笑過，更沒有聽見過他曾說得出這樣狡猾的詞鋒。確實的，芸子在他過去的生活中，從來沒有接受過可以使他這樣開懷地發笑的遭遇；這次的笑，在他，可以說是第一次的心花的裂開吧。他覺得他現在已是一個與平常人不同的人了！

從他那時時隱忍不住，時時要從嘴角擠奔出來的笑紋，就可以看出他那悅動的，驕傲的心的，是怎樣地激熱。愛的狂瀾在他的心頭澎湃着，湧起了永無過分的洶湧的怒波，過去兩三年的那些褪了色的陳跡，頓然因爲這愛的波瀾湧上了一層奪目的，純麗的絳色。他緩細地把過去的一些往事重疊在記憶中溫習一遍；他在奇訝。他覺得上次在公園無端的邂逅，和這次北海的同遊，矩珪對他那溫馨柔曼的

熱情，竟越起了兩三年前的事。於是，他依然舊態重演，佔據了他的心。他後悔了，他懊惱地想：萬年許多共命的侶伴，除去這棄了他的這個人間了的，都已飄零到天涯去了，在北平，只剩下知路了。僅僅有的一個舊侶。然而在沉悶的去年，他甘自沉淪到麻木的黑暗裏，他避着知路，他簡直不敢多念到她，他懼怯着不敢去觸動舊的疤痕。但此刻，他在痛悔這個恆怯！遏抑了兩三年的愛火，輕輕地一下觸發了。

「我要愛她！我要把我的熱情都呈獻給她，我不能再強制這愛火的奔騰了。」

在極度的興奮下，他強使用着他幾乎不能驅使的手，熱誠地地給知路寫了一封信，把他心頭的赤紅的火燄全部移到這封信上去。

若子費了幾多時間的思慮，寫成了這封信，又費了幾多時間去決定寄出。躊躇了一個整天，他終於把這封郵票已經貼好的信，放在枕頭下面，却另外寫了一封平淡的信，約知路和他單獨地在北海會面。

過了兩天，若子接到了知路的覆書。他拿着這封信，手在抖顫着，心在狂跳着，他幻着這一層薄紙裏面所包藏着的是怎樣地香甜醉人。但當他看完這信後，他失望了！平淡的字句仍和以前一樣，而且對北海的約會只是有意無意地說一句「不去了」。

心靈太脆弱，太容易傷感的若子，無抵抗地被這清冷的書函把心頭狂熾着的熱情潑息了。一個冰冷，苦痛的，淒惶的失望代替了原先那白熱的狂情。他迷惘地似作了一場惡夢，他喪失了他的智慧，他全然忘却了少女們對待一個熱情的愛之追求者所必然要用的「一種誘拒引推的『愛的技巧』」。也只有昏昏地嘆息着——

史是這樣在三年以前的，但倆差不多有一年多是在一間辦公室，一張辦公桌上，面對面地碰着，不，悠閒地辦着那些他們視為有趣味的的事情——招集各校代表大會的通告，投各報紙的照例的學生運動新聞，給一些名伶們請求幫忙演藝遊戲的公函……

那樣的情況下，當然的，專門愛演或愛聽愛看「戀愛」的喜劇或悲劇的青年們——尤其是把心兒都浸到「自由」的波瀾裡面的學生們——是決不會放鬆了但倆的，於是所謂流言之類的東西，就漸漸從這一兩張有那種特別嗜好的嘴起始泛濫出去……甚而至於有人，自自然然是自命為熱心熱腸的知己了，挺身出來向或一方面告奮勇，自願作「撮合老」！

在那樣滿溢着誘惑性的氣氛的環境的包圍中，那是多末容易墮入的一個「愛的陷阱」呀！而況，但倆又正是毫沒有愛的知識和經驗的，正是強烈地需求着愛的青年。然而，足以使四周的人們奇怪的是但倆竟沒有走下這個安樂窩，人們善意地為但倆安置的安樂窩。

緊接着這個緊張的時期的是一个漸漸弛緩的隔離，然而密度的通信填補了長久的不會面。這時期維持了約有半年，那維持力又逐漸薄弱，以至走到音容並渺的地步去。

是今年的新年吧，一張賀年片才又恢復了但倆的通信，但已經是很有氣很清涼的通信了。那時，過去的一些桃色的事跡，在他們兩方都已淡忘，正如幼年讀過的小說，除是重新翻開書來，會有一個「再現」的奇趣；否則，只有沈靜地潛伏在記憶的最下層，對現實是不會自動地發生影響的了。但倆倆，在將近三年的長期間中，環境逐漸地易變；芸子已脫去學生生活開始走入「生活的網」去；外路則已考入大學文科仍繼續着她的學生生活，但倆都已各自有了

一個新的環境，各自有了一個以前廣寬的社會，於是，他倆底心自然地不再如二三年前那樣接近，而離開了，這是兩個正相反的環境；妃路因了始終過着活躍的學生生活，所以她的性情更其豪爽地，舒愉地，富含着男性的瀟灑的成分；芸子則因了職業的脅迫，重受着機械的，規則的生活程式的桎梏，使得他本來就靜的性情，更其陰鬱地，枯寂地痛感到生之苦悶和空虛，——其實，這句話對芸子還嫌不太真實，倒不如說一性的苦悶——更切近些吧。他，眼望着絢爛的青春已漸漸墮了時光悠悠地逝去，心靈上虔供着的女神也已為時間的力冲蝕得逐漸模糊，模糊……他的心荒涼地只遺留下荏蕩的一片，一種令他頹廢地長縮着的空虛掩襲進來，佔據住這片荒蕪的心田，他的憧憬奄奄地幻滅了！

現在，芸子已成了天際一片無依的浮雲，任風兒把他任寥闊的天空纏渺地，茫然地飄蕩着；而妃路呢，却深浸在紅熱的現實的人生的核心。他們已是相去得這樣的遠，然而涼爽의 秋風無端地，又似有意地把他已經疲於要從這個人生的旅途上永遠走着兩條不同方向的路的他倆重新吹掃到一起，於是，有如童年熟讀過的小說，被翻開書來重新看一遍似地，一種異樣的，格外醇濃的，再現的奇秘的情調，浸襲住他倆的心。尤其是久隔於孤獨的芸子，這意外的遇合，給了他木呆了的靈魂一個重大的激盪，他似乎重返到故鄉，會見了久別의，童年的姊妹，在那「久別重逢」的情趣下所突起的異樣的歡愛和熱情的味調呢，是沒有別的再比這更奧秘，難以描畫的了。淡忘了的過去幾年那些陳跡，都一齊從記憶的最下層浮現到眼前來，他覺得在他那陰沉冷黯的周遭，閃出了一道新的光亮。

逝去的青春是復活了！

他似乎感受到有一隻溫馨的手在柔密地撫住他的心。

四五月間，你已長了許多肉了，獐子也有時梳作雙髻了。

那一個初夏，有一次下雨的時候，你總還記得有兩青年坐在圓的池畔吧？我們腦海裏却還很清楚的，有兩個活潑的女孩的影兒在。兩個青年之中，一個是我；女孩子兩個裡面，一個也便是你了。我的那個伴是唐先生，你是和他很熟的；伴着你的那一位，我現在却已忘了是誰了。

那時我們正在看荷花，坐在公共的椅子上，看出泥的菌者，一點水的蜻蜓，看游魚泛鴨；看得生趣勃勃，靜化仙浮的時候，蒼鳥頭看見你兩個，第一眼我們真疑惑你是小的誦仙呢。你們在離我們約摸有二十步遠的草地上，追逐幾個蝴蝶。蝴蝶的顏色，到如今我也還想得起來：兩個黃的，一個美極了的花的。因為是夏初，桃花花都已後先殘落而在密密的綠葉中結着青小的果實了，但其他的花，并都開得很艷：有富貴的牡丹，有幽麗的芍藥，五彩的石竹，倒挂金鐘，馬蹄藍，藍藍的，紫紫的，菜花，黃黃的，誰一氣都數不完。天氣早已經很溫暖了，你們拿來扇子，那已說不滑；不過那却是一點都不馬虎的：當一個蝴蝶並起翅膀落在二一朵花上的時候，你們都爭着去捕，——不用手指去捉——悄手悄腳的輕輕的移着，不住的互相做手勢，那神情的專注，那專注的神情，真是天塌了，你們也許不知覺。不過究竟是因為爭着捕，結果是讓她翩翩的飛去了，而還個互相笑着埋怨。——你們雖然沒注意到我們，但我們却早已看得出神了。

不知為什麼，你忽兒轉過身來，帶着你那圓圓的臉，紅紅的頰，修齊的額頭的刘海，一瞥便看見了我們。似乎有些怕羞了吧？所以又趕快轉過臉去。同時湊近你那火伴的耳邊，唧唧囁囁的說了一會，又大家回頭來看我們一遍，彷彿似會相識而不敢招呼的樣

子。殊不知那時候，唐先生早已認識你們了。他說：「我認識她姐。」指着你們。

唐先生看樣子，他不招呼，你們是不好先說話的，所以便開始說：

「瓊，來！捕蝴蝶幹麼？」因此我纔知道你叫瓊。

你們果然跑過來了！那是跑，只慢慢的跑着。

「唐先生！」你微微的鞠了一個躬，滿臉笑，滿腮紅；回過頭去看看你的同伴，她站在你後邊，也是怯生生的。

「你姐姐在家麼？」

「在家。」

「你現在在那裏上學？」

「……」你起初不肯說，只歪了頭笑着。等一會纔輕輕的說「不上學。」

「不上學，淨在家裏呆着玩？公園裏。」

「噯。」抵抵嘴，歪歪身子。「先生還在光華學校麼？」

「在那兒。——你來考光華吧，插二年級。這是那般的殷任胡先生。」唐先生指了指我說。

那時我還記得，你立刻很恭敬給我鞠了一躬，並且還叫了一聲「胡先生」。

第二天你便來考，考取了。

在學校裡一切的情形，我不必多說，反正你有的是聰明，有的是頑皮，乖巧，年紀雖是那樣的，但事事却都是小領袖。先生們大家都誇獎你，喜歡你——一切你自己知道。

（未完）

「這是一個報復！這是她對我的報復。在過去，我忠實地自慙，這同樣的施與，至少我曾經鄉鄰給她不只一次呀……呵，現在且太遲了！……太遲了吧？」

十，十，二八——三，一八，二九。

(完)

念一代郵

吳伯蕭

在這寂靜的深夜裡，在這空曠的草場上，在這穹窿的發着銀灰的天蓋下，瓊，你可愛的女孩子，我要向你傾吐，申說，我心裏的話，它將我的心塞得滿滿的，眼看就要溢出來，冒着煙；不說我問你的慌，問得要死。這話要說只有向你，別人是白的。他們聽了或者反要恥笑我，唇角下垂的鄙夷我，就是我也不耐煩去多事；只有對你，聽與否是小節，至少說了我會痛快，痛快淋漓，舒服，舒服得輕輕鬆。

我知道你是聽不見的，因為你並不在我的面前，遠遠的在數米，數里，萬里之外；嚴格的說：一步之遙，也就不近，一牆之隔，還不是天涯海角；不過天上閃閃灼灼的，現在有燦爛的羣星，高高掛着的有渾圓透亮的金輪，展開了慈祥之懷的有偉大而虛心的宇宙，我向着它們也就如同向着你了，它們聽了也就如同你聽了。真的，我迷了途，失了向，腳踉蹌在黑暗的十字街頭時，你便是那耀眼的長庚，指示給我那一條是應走的路徑。在我的心像夜一般的烏糟糟灰漆漆時，你又是高聳在蒼空的皓月，把我照亮了，提醒了，默默中領導我的一切。你呀，你又像慈母般的宇宙，將我溫柔的撫在懷裏時，當我在常人推理尋不到慰安的時候。——況且，這還徐的，它是自然的使者，什麼消息它都帶得走，傳得到，不信當樹葉簌簌時

你可以聽得到它負了重擔，捋了雙翼，迅速飛過的餘響；簾幕搖動處，你也可以看得出它悄悄的去後的蹤跡。

你雖然來我這裡多少次，但不是這個那個在跟前，便是你弟弟陪伴着你，或者有別的什麼絞擾着，使我不能向你細說，說我心理裏最想說的話。大都只是無聊的隨便談幾句，應付一番便完了。也或者以為我是對你冷淡，不愛理你，實在是我不得已。也不是沒有過幾次剎那，我們獨自個兒面面的呆着，不過不夠，那時間太短促了；匆匆過隙，瞬息即逝；越是那樣反而越難爲情。話太多了，無從說起；話少了，揀零碎的说罷，既無意思，一時也搜索不出，結果大家鬧促，悻悻。

我照例，在那種情形之下，只有拿起書來隨意翻翻——其實一個字也不能入眼，甚至黑白都分不清楚——或者看唐宋叢書裏，或者擺那疊疊的脚。你呢。那不用說，低了頭，拿手不住的丟弄衣角，或俯下去看看自己鞋，背了手扯扯自家的辮子。在屋裏是這樣，倘若偶而在甬路上走着，那也只有緘默的互相聽着參差參差不齊的窸窣，一言不發。總之，大家無非是默對着，任時光流水似的走它無窮盡的路罷了。及至有人來了，把我們中間沈沈打破，那却又後悔，自恨，說是錯過了時機；你我不知道是否如此，至少我是這樣的。

人與人相識，誰知道是在什麼時候，又誰知道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豫卜是不可能的，現造也無用；那簡直是一種謎，誰都解不開的。以往的朋友，仇敵，半熟不生的相識，倘若環境有一點兒變更的話，焉知道不都是路人？將來到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又要認識怎樣的人，多少，又誰能給一個圓滿的回答？你小，這些還許我不注意，不過意思你總是明白的，我想。將來也一定會體驗出來的，我說。

記得初見你時，你纔十幾歲，頭上流的是兩條辮子；見上已是

